



□高军

1951年8月23日，巴金在济南对李健吾刚出版的新书《山东好》作了一番简单点评，反映了巴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作家新作品的重视和思考，也留下一些引人回味的问题。

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副团长，又作为到沂水地委、专署这个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，22日巴金已经开了一上午会议。下午两点半开始，他和靳以用了差不多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，认真整理在沂南县召开的军烈属代表会议的有关记录。23日这天主要是在省政府会议室参加工作汇报，上午九点到十二点、下午三点至晚上八点都是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汇报，最后才由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孟东波作了工作总结。巴金称赞孟东波的总结说：“孟作总结，话讲得很好。”（见巴金日记）

23日这天工作如此忙碌，巴金怎么会有时间点评李健吾的新作呢？

李健吾在1970年1月4日所写的《李健吾的简历》中说：“1951年冬季，华东文化部组织山东老区访问团，我被约参加，回来写《山东好》一书，在上海平明出版社刊行。”（见《点滴》2019年第4期）此处说法有误：山东老区访问团应为华东文艺访问调查团。华东文艺访问调查团于1951年1月31日至3月8日在山东作了36天的广泛访问，时任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主任李健吾满怀热情创作了新书《山东好》。这是他在1948年出版散文集《切梦刀》和话剧《青春》，新中国成立后创作出版的首部作品，1951年7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。平明出版社是巴金以股份制形式于1949年12月创建的，1955年11月公私合营后并入新文艺出版社（简称新文艺社），前后历时6年。

巴金7月25日启程来山东的时候，李健吾的新书《山东好》刚刚由他负责的出版社出版，于是巴金就带了一部分。7月27日上午王统照和臧云远来看望来到山东的巴金，巴金当即将《山东好》送给他们。

王统照此时担任山东省文教厅副校长、省人民政府委员、山东省文联主席，肩负着领导全省文艺工作的重担。对于如何表现新时代的新生活，也有很多思考。对于李健吾不久前访问山东写的新作品，他进行了认真阅读。巴金一行24日下午就要离开山东，所以在23日上午，王统照专门与巴金抽时间讨论了纪实文学集《山东好》这本书。

关于《山东好》一书，苗得雨在《李健吾写〈山东好〉那段时光》（2009年28期《名作欣赏》）和《华东文艺访问调查团访山东》（2012年10月30日《大众日报》）中有介绍。李健吾当时45岁，他是怀着对老解放区的敬意，认真看、认真听、认真记录，边访问边写作，最后结集成了《山东好》。

《山东好》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类。一类写百姓。《向劳动人民学习》和《我爱这个时代》两章中，主要写莒南孙家钓鱼台女青年模范孙成聚、大山前送子参军的姚大娘、东良店识字班小先生李玉茵和莒县劳动模范吕鸿宾。里面又从姚大娘谈史前，写到沂南的民兵英雄——“铁雷司令”高运成等。《民兵英雄》从邵子南的《地雷阵》中“有千

万个李勇，闹得敌人心发慌”，写到滨海区的一些李勇式的人物，有莒南温水泉的李凤池、蒋凤友，临沭的马邦才，东海（今归江苏）的高广珍，并详细写了胶东的“活雷化虎”。特别是在《淹子崖》中专门写了一个400多人的村庄，全体村民与1000多个鬼子血战的故事。这次战斗，杀死砍死鬼子112人，村民中能战斗的300多人牺牲147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李健吾是第一个写淹子崖这个故事的人。《向民间艺人学习》一章中，写了青岛的扬琴剧《小二黑结婚》、郯城的民间艺人侯洪康和省文联地方戏曲研究室演出的《王登云休妻》及于寄愚介绍戏曲研究室的创建、演员林建华等情况。在《农村剧团》一章中，又详细介绍了莒南县的群众文艺活动，“从大店到沿边（‘筵宾’之当地读音），从沿边到洙边，村村秧歌队，庄庄有剧团”的情况，介绍了东良店、吕刘淳子剧团和演员吕学玉、梁怀玉等人。

另一类写文化人。在《毛主席的文艺先锋》中，先介绍的是早就闻名的、当时的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彭康和副部长夏征农。省委宣传部的“冯科长”冯毅之，讲他在战争中全家八口被日寇杀害，但坐在对面“跟一个平凡人一样”，令李健吾激动得“半晌说不出话来，这个来来往往骑自行车的黑汉子，是钢铁汉子”。还介绍了王统照、陶钝、王希坚等，介绍苗得雨时说，“能够赶早一步受到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，真是天大的福分。想到这里，我就眼红坐得远远的‘孩子诗人’苗得雨。他那本《旱苗得雨》我读过，还介绍给我的孩子读过，还因为苗得雨的早熟把孩子训了一顿。”在介绍知侠时，说他和江风、李微冬“全戴着山东的皮帽子”。李健吾的结语是，山东的群众，山东的文艺工作者，“他们启发了我，也教育了我。”

李健吾的这些作品有急就章的味道，是听介绍与自己访问相结合写出来的，艺术上显得粗糙一些，和当时一些优秀作品相比有着较大差距，就是和李健吾自己的作品比，也不是最优秀的。李健吾在《走好第一步》（1952年6月22日《文汇报》第7版“文化广场”）中说得比较客观：“解放后，我也偶尔提笔写些东西，热情要我写，但是，检查下来，可以说，没有一篇不是小资产阶级者的自白。《山东好》那本类似报告的集子，活活画出一个知识分子初次下乡的面貌，片面、匆促、感性；农民的形象，在我的笔底下，成了我这样神经质的人物。”但不容否认的是，这本书留下了一些当时生动、珍贵的资料，其价值自不能轻易否定。近来有人评价说：“李健吾的《山东好》……这书并无什么价值，一代批评大家居然也写出了这样的作品，让人感慨……”这是不够公正的。

8月23日上午，在繁忙的工作汇报中的间隙里，在巴金与王统照的交谈中，对于《山东好》巴金给出的评价是：“活泼有余，略欠扎实。”显示出巴金对老朋友的宽容和理解。他们两个人对《山东好》的评价才是冷静和客观的，也为新创作指出了问题所在。因为对这次讨论很重视，巴金专门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了“与王统照谈李健吾文章”。

这次简单点评《山东好》，包含着很多时代因素，本身具有重要意义，同时这件事也是一件文坛趣话了。

【巴金在济南】

巴金点评李健吾新作



【文艺观】

光影无声，瞬间永恒

——品读曾毅摄影艺术

□李笑涛

在中国，摄影一直被看做是舶来品。我们认为照相机及摄影技术最早源于法国。在照相机进入中国的一百多年时间里，从开始蒙昧地排斥摄影（认为这是一门邪术，能摄取人的灵魂），到把摄影作为一门独立艺术，这期间经历了非常复杂的艺术论证过程。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，新时代的中国人紧随国际摄影技术发展的步伐，中国的摄影界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摄影大师，其中包括山东大名鼎鼎的曾毅先生。

但是根据曾毅先生考据，世界最早的摄影技术其实发源于中国。《墨经·经说下》中留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光之人，煦若射。下者之人也高，高者之入也下。足蔽下光，故成景于上；首蔽上光，故成景于下。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景库内也。”在曾毅先生看来，墨子的“小孔成像”技术就是世界摄影技术的最早源头。

曾毅，著名摄影家、策展人和社会活动家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，国家二级教授，意大利佛罗伦萨国立美术学院荣誉院士。现任丝路国家摄影组织国际联盟执行主席、东方国际摄影艺术促进会主席。其从事摄影创作50年，并在国内外荣获众多奖项和荣誉，20多年来应邀在欧美举办个人摄影艺术世界巡展、进行讲学及学术交流活动，在欧美各国产生了广泛影响。他的近百幅作品被各博物馆、美术馆和艺术机构收藏。30多年来曾先后组织策划了“国际和平年全国青年摄影大奖赛”“中国孔子文化摄影展”“首届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评选”“第五届世界摄影大会”等各种具有重要影响的活动。他策划创办的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，在国内外都具有重要影响，是摄影界的一个重要国际文化品牌。曾毅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，是一位热衷于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。

纵观曾毅的摄影作品，观赏者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每一幅摄影作品里面都有饱满的情绪。让激烈的情绪充盈在每一幅作品间，这对于一个摄影师来说尤为难得。要知道摄影不等同于电影、不等同于绘画，摄影是摄影师把影像定格在某一个瞬间，用构图、光线、摄影师的人文感受、摄影师的情绪、摄影师的艺术理解……去跟观赏者交流。

曾毅的摄影作品非常具有时代特色，其快门下的每一幅作品都能紧紧与当下相呼应，并深入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。在深刻解析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之余，曾毅的摄影作品积极讴歌时代进步，弘扬正能量，努力关注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与状态。在他的很多表现和记录淳朴善良的农民和父老乡亲的作品里面，曾毅从摄影家及社会学者的视角，用一幅幅充满情感及人文关怀的摄影作品，记录了中国农村的时代转变，荡气回肠之余又不失人间烟火气。

曾毅的摄影作品里面充满了哲思与思辨。曾毅是一个善于把一些哲学思维发散在自己作品中的摄影师，他的摄影作品让人百读不厌的原因也正是源自于此。曾毅在其摄影作品中呈现的哲思与思辨是多向的，一方面是给观赏者的，一方面是给社会的，一方面是给时代的，甚至有一方面是留给自己的……

曾毅是一个敢于大胆创新，紧紧走在摄影技术革新前列的摄影家。在曾毅看来，摄影技术应该在社会的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，不抛弃传统摄影方式的同时，积极对接先进的摄影技术，通过新、旧摄影技术的结合，提升民众品位和审美意识。立足当下，展望未来，曾毅认为摄影虽只是瞬间的行为，光影无声，但要努力把这些瞬间变为永恒的经典。

叔本华说过：“才能够洞察眼前的世界，进而发现到另一面世界。”祝福曾毅先生永远能拥有一双洞察世界的眼睛，带领观赏者去发现另一面的新世界。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在摄影的途中，祝福曾毅能收获更多的美好，与观赏者分享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向平 组版：陈明丽